

第一章 處處周到的媳婦

三月的遠州，從春寒料峭到草長鶯飛似是只用了一場春雨的功夫，只是這場春雨淅淅瀝瀝地連下了好幾日，也不見有放晴的跡象。

城西柳府內，老太太王氏又嚷著自己的痛風犯了，疼得連地都下不了，一面捂著膝蓋，一面打發著丫鬟快去春曉苑叫夫人。

丫鬟連忙去春曉苑請蘇錦，她是柳家長媳，老太太的大兒子柳致遠的夫人。

春曉苑同老太太的長寧苑離得近，被打發的丫鬟還未至，老太太的哀嚎聲已先一步傳到了院子裡。

蘇錦剛送完隔壁的宋老太太出府，折回春曉苑中，便聽到長寧苑傳來的聲音。她微微怔了怔，溫聲朝一側的丫鬟白巧吩咐道：「去長寧苑問問看。」

白巧福了福身，應好，眉頭卻不由皺了皺，老太太的哀嚎一聲接一聲，還抑揚頓挫，應是專程嚎給自家小姐聽的。

去清和寺是老太太自己早前同人約好的，約的還是老太太娘家這頭的親戚，一來是要趁春日吉慶去清和寺上幾炷高香，給家中老小求個平安順遂，二來大爺柳致遠入京科考，老太太想給他求個春闈高中的捷報。

今日又是陰雨綿綿，八成是老太太自己犯了懶，方才還在院中摸了一上午牌九，左右眼下是不怎麼想去了，又不好爽約，便想著讓小姐去替她應付娘家人。

白巧暗暗歎了歎，先前在院中摸牌九的時候，老太太那二郎腿分明蹺得老高，若真是痛風，哪還能這般春風得意，將隔壁宋老太太的私房錢贏了那麼多？可贏便贏吧，還管不住嘴說些風涼話，宋老太太的臉色當場就掛不住了。

這牌自然不能打了，老太太心中也落了個不舒坦，還是小姐送宋老太太出門的時候，順手往宋老太太手中塞了一串充亞得來的翡翠鐲子，宋老太太一看便知貴重，臉色這才稍微舒緩了些。

宋老太太也不是第一回見柳家這位老太太摸牌九時的臭臉，若不是看在蘇錦的顏面上，她是真不待見柳老太太。

當蘇錦送她出門時，宋老太太歎了歎，「妳說柳家是哪裡修來的福分，得妳這麼好一個兒媳，處處替婆母善後！這柳家說是書香門第，可這些年的行事旁人看在眼裡，哪有什麼書香門第的底蘊？」

當時白巧隔得遠，卻分明是聽清楚了，眸間微微滯了滯，自覺低下頭去。

宋老太太的話來得唐突，她只有裝作沒聽見，等稍後宋老太太反應過來才不會尷尬。

白巧是蘇錦從蘇家帶來的丫鬟，知曉如何行事才周全。

果真，蘇錦唇畔微微一勾，溫聲化解，「宋老太太疼我。」

宋老太太微微頓了頓，經她這麼一說，果真反應過來，眼下還在柳家，蘇錦又是柳家的兒媳，自己的那番話不應對著她講。

宋老太太是個心思通透的，蘇錦沒有在下人面前拂了她的顏面，她哪裡會看不明白？

這偌大一個柳家，也就蘇錦一個知書達禮，行事讓人挑不出錯來，要不以柳老太

太的性子，柳老太爺又是個活脫脫的常年甩手掌櫃，若不是蘇錦這個兒媳在，柳家還指不定得罪了多少人。

宋老太太心中又忍不住歎了歎，這柳家是打了燈籠才找了蘇錦這麼好的媳婦兒！她是打心眼兒裡喜歡蘇錦的，但多年的鄰居，她亦知柳致遠的心思壓根兒就不在蘇錦身上，只可惜了蘇錦這麼好的女子！

宋老太太吐了口濁氣，算了，不提也罷。

蘇錦撐著傘，一路將宋老太太送至柳府門口。

宋老太太便是心中再有氣，也消磨得差不多了。

濛濛細雨中，府外的街道積了水，宋老太太囑咐蘇錦一聲，天還下著雨呢，要她勿要再送。

蘇錦笑笑，也不推脫，目送宋老太太出府。

這便是鄰里，親疏遠近都在幾句話的功夫裡，但誰說真心不是靠真心換來的？

白巧心中不由歎了歎，只是這姑爺的心怎麼就換不來呢？

雨仍淅淅瀝瀝下著，煙雨濛濛，將白巧的無奈掩蓋住。

蘇錦手中撐著一把油紙傘，青絲微綰，窄腰纖纖，有江南女子特有的溫婉嫵媚，她微微垂眸，修長的羽睫微垂，似是看不出太多情緒，側顏卻在煙雨淡淡裡剪出一道清麗綽約的輪廓。

宋老太太先前的話並非沒在她心中掀起波瀾，她想起新婚夜時，柳致遠撩起她的蓋頭，眼神之中的那股厭惡，她到今日還記得。

他冷目看她，問她就這麼想嫁到柳家嗎？那恭喜她得償所願了。

新婚當夜，他飲完合衾酒，醉醺醺地外出，直到翌日夜間都沒有回來。

蘇錦也是那時才知道柳致遠有多恨她，一切全因她的緣故，讓他辜負了占據心頭多年的那道白月光。

她早前曾在書房看過他臨摹的字帖，也曾想，能臨摹出這樣一手好字的人，應當極有耐性。

許是她也需要耐性。

於是三年來，她孝順公婆，照顧弟弟妹妹，勤勤懇懇地操持偌大一個柳家，卻不想有人無論良善也好，耐性也好，都只會用在旁人身上罷了。

回春曉苑的路上，蘇錦聽不少下人都在議論著春闈之事。

春闈十餘日前就已結束，只是杏榜還未張貼，柳致遠早前在遠州城就有才名，府中下人紛紛猜測他此番可是會高中。

柳家本是書香門第，下人們議論春闈之事也是尋常，不算忌諱，如今老太爺和下人們日日翹首盼著，坐立不安，老太太卻心安理得在家中玩牌九，老太爺看著心煩，說了幾句。

老太太當即來氣了，「我嫁到你們柳家二、三十年，光聽你說要高中都聽說了十餘年，耳朵都聽出繭來了，如今又在念叨兒子高中，就你這烏鴉嘴，許是將兒子的功名給念沒了！」

老太爺是讀書人，爭執不過老太太，氣極之下索性眼不見心不煩，日日出府求個

清靜。

老太爺攢了一輩子的窩囊氣，就盼著柳致遠能高中，替自己揚眉吐氣，老太太自然也希望兒子高中，但要真沒考上她也不怎麼介意。

柳家祖上曾是簪纓世家不假，可眼下早不比從前了，日子還得腳踏實地過，只要自己的兒子不像丈夫這般終日為了科考魔怔便是。

所以老太太還是照舊天天摸她的牌九，但性子又是個輸不起的，贏了又會得意忘形，連番得罪自己的牌搭子。

最終，老太太還會尋到蘇錦這裡哭訴，說這書香門第的老太太太不好做，旁人天生看妳就帶了幾分嫉妒，自己就這麼點愛好了，那些老婆子還如此計較。

宋老太太今日這齣已不是頭一次，老太太同人置了氣，隔兩日心裡過去了，又還要心癢癢地同人家一道玩牌九。

白巧正要聽從吩咐去長寧苑去看看，便見一個小丫頭拎著裙襬，急急忙忙跑來，那是個連話都說不怎麼清楚的小丫頭，就一個勁兒說老太太那腿疼得都快昏過去了。

白巧微微斂目，這新來的丫鬟還沒見慣老太太作妖，一見老太太呼天搶地便慌了神。

蘇錦耐心問道：「可請了大夫？」

小丫鬟愣了愣，搖了搖頭。

白巧朝一側的婆子道：「去請大夫來。」

婆子趕緊應聲去辦。

這府中慣來是夫人管家，這婆子又是春曉苑的人，自然不敢怠慢。

蘇錦沒有收傘，抬腳便往長寧苑去，她剛進入院中，粗使婆子便扯著嗓子，朝屋內喚了聲，「夫人來了。」

老太太原本正仰躺著，當下忙不迭起身，將口中的果子給吐了，一臉懨懨地側躺回小榻上，既鬧心又沒什麼力氣的呻吟著，「哎喲，我這痛風啊，鑽骨頭的疼……」

白巧同蘇錦一道朝小榻上的老太太福了福身，心中默數著，趕巧，今年第一百八十回鑽骨頭疼了。

由於老太太今年第一百八十回鑽骨頭疼，蘇錦不得不代替老太太去清和寺上香。蘇錦去得遲，等到清和寺時，惠氏和王氏都已經到了。

惠氏是老太太的弟媳，王氏是老太太的妹妹，老太太出嫁前在家中最年長，所以她人未到，惠氏和王氏都不好入寺內，便帶了各自的女兒、兒媳和丫鬟小廝等一眾人在寺外候著。

結果，柳家馬車上下來的人只有蘇錦。

惠氏稍許詫異。

王氏則忍不住輕嗤，「合著我們在這兒左等右等，等的是蘇錦啊。」

惠氏瞥了王氏一眼，沒有出聲。

天還下著綿綿細雨，白巧給蘇錦撐傘。

王氏先前的聲音並不輕，聲音透過雨點的滴答聲，悉數傳到主僕倆耳朵裡。

蘇錦嫁到柳家三年，同老太太的娘家人亦有走動，惠氏性子和善，與人和睦，待蘇錦也親厚，惠氏的兒媳王二奶奶陶敏也好相處。王氏慣來刻薄了些，嘴上不怎麼饒人，尤其是得理的時候。

今日，本是老太太約惠氏和王氏來寺中上香祈福，惠氏一行人在清和寺外候了這麼久，若老太太只是來遲了倒還好說，結果老太太人未至，來的只有蘇錦一個，蘇錦又是晚輩，這便成了晚輩讓長輩們久等。

想著老太太許是正懶洋洋地窩在院中，一面喝著果子酒，一面讓小丫鬟捶腿，卻要蘇錦來給老太太收拾爛攤子，白巧就替小姐頭疼。

這會子天還下著陰綿小雨，寺院外早前就開始積水，惠氏見蘇錦腳上的鞋子都已隱隱浸濕。

老太太是蘇錦的婆母，蘇錦本就難做，不來，是拂了老太太顏面；要來，這頭又怠慢了她與王氏一行，兩頭都是得罪人的事。

惠氏的眉頭微微攏了攏，她是柳致遠的舅母，柳致遠早前鬧著要娶周穆清的事她多少也知曉些，有了周家的事在先，當初柳家去蘇家求娶本就是件極不厚道的事，娶過門後柳致遠又將蘇錦晾在一邊不管，老太爺和老太太起初還有些愧疚，慢慢地也拉下了臉皮，心安理得地在家中做起了甩手掌櫃。

惠氏也是有女兒的人，女兒還同蘇錦年歲相仿，遠嫁他鄉了，她回回見蘇錦謹慎求全，又懂事圓滑，一個人扛起柳家裡這堆陳芝麻爛穀子的事，都會想起自己遠嫁的女兒，若是蘇錦的父親在前兩年上任途中沒出意外……

惠氏心中歎了歎，思緒收回眼前。

眼下，她與王氏都是長輩，蘇錦一個晚輩來遲，眾人都在寺外候著，便是口中不說，心中也免不了怨言，一側又有王氏在，惠氏不好上前迎她。

陶敏瞧出了母親的意思，便朝一側的婢女使了使眼色，讓婢女會意地撐傘跟上。其實蘇錦都已快至屋簷下，王氏腹中酸溜溜的話都已醞釀好了，但陶敏一頭迎了上去，主動問起蘇錦可是雨天路滑才來得慢，王氏這頭就真不好率先發作了。

蘇錦與陶敏是同輩，陶敏尚且替蘇錦擔心，王氏這個做姨母的若是再開口聲討，反倒襯得惠氏和她的兒媳會做人。

王氏瞥了眼惠氏，心中隱隱有些不快，可這火又不好朝著惠氏發去，更不好朝著蘇錦兩人去，只得噎回了心頭。

等到了屋簷下，蘇錦朝惠氏和王氏福了福身，白巧也跟著屈膝行禮。

蘇錦雙眸微垂，溫聲細語，「路上遇了雨水，馬車陷到坑裡，耽誤了些時候，原本讓家中小廝先行來寺中告知舅母和姨母一聲，結果人是先走了，卻被馬車後來居上了，勞舅母、姨母久候，幾位妹妹久等。」

她聲音委婉沉靜，舉止嫻雅淡然，歉意都含在言詞之間，一席話誠懇無做作，就連王氏聽了也不好多指責，再加上她生得好看，輕顰淺笑，溫婉又帶了些許嫵媚，讓人看了心生好感。

天還下著雨，馬車又陷進坑裡，能出來都已不易，原本也想著讓小廝來先前告知，結果小廝走得還沒馬車快。行事處處都是周全的，只不過天公不作美，在雨中又耽誤了些時候，心中定然也焦急，若是再苛責，倒顯得親戚間生分了。

王氏再如何都是長輩，竟被蘇錦一番話說得不好多言。

倒是王氏的兩個女兒面面相覷，不耐煩地各自轉了轉眼波，其中一個不屑地噴了聲。

王氏凌目瞥過，兩姊妹只得老實收斂了，因王氏平日在家中潑辣，兩個女兒都不敢惹她。

王氏暗暗惱火，這若是在家中也就罷了，也不看看惠氏還在這裡，盡給她丟人。平日裡教也教了，她這兩個女兒若有蘇錦和陶敏一半讓人省心就好了。

王氏將心中的不滿移到了一雙女兒身上，那兩個姑娘各自低眉，卻都不服氣地噘了噘嘴。

另一頭，惠氏緩步上前，輕聲朝蘇錦囑咐，「先到寺中禪房換雙鞋吧，都濕透了，別染風寒了。」

蘇錦頷首。

王氏又瞪了兩個女兒一眼，得，這好人都讓惠氏給做了。

王氏的兩個女兒嘴噘得更高，只是不敢出聲，明明今日遲到的是蘇錦，讓她們在這裡乾等的也是蘇錦，幹麼把氣撒在她們倆身上？

瞧她們的模樣，王氏實在恨鐵不成鋼。

一旁，陶敏上前，唇角微翹，「我同姊一道去吧，也好有個照應。」

蘇錦笑著應好。

惠氏也點頭默許，蘇錦和陶敏便朝王氏福了福身，得了王氏點頭，這才帶了各自的丫鬟，先行隨著領路的小沙彌入了寺中。

惠氏和王氏也跟著步入寺中。

第二章 隔壁房的貴人

清和寺是遠州城內的百年古剎，有得道高僧坐鎮，香火旺盛，平日裡自各處來上香祈福的善男信女絡繹不絕。

今日有雨，清和寺中難得清靜，佛堂中的僧人在殿中齊齊誦經，有高僧閉目敲木魚，亦有僧人在大殿角落裡隨著經文撞鐘，整個佛堂莊重而肅穆，宏達而慈悲。殿中整齊的誦經聲、木魚聲和撞鐘聲和諧地混合在一處，傳到後方的禪房裡，本就安靜的禪房頓時多了幾分禪意。

蘇錦俯身慵懶地脫下鞋襪，插在她鬢間的珍珠步搖輕輕晃了晃，青絲拂過修頸與臉頰，她伸手塞在耳後，微微歎了歎，鞋子先前確實是在水中浸濕了，今日的雨雖不大，但清和寺外有積水。

她本就來得遲，也遠遠見到舅母和姨母一大家子人都在寺廟外等著，她若是繞開這清和寺門前的積水，多走出一大段，旁人只怕都看在眼裡。

王氏與老太太從前在閨中的關係便不怎麼好，雞蛋裡挑骨頭的時候多，今日老太太失約，總不能再讓王氏抓到把柄，她需維護老太太的體面。

好在惠氏待她親厚，她亦知方才是惠氏同陶敏幫她解圍。

今日老太太鬧的這齣，她其實沒怎麼在意，反正過幾日是爹爹的忌日，她人不在平城，也想在清和寺給爹爹點盞功德燈，今日正好辦了。

鞋襪脫下，蘇錦身子微微顫了顫，她慣來畏寒，由於鞋襪浸濕，眼下寒氣似是從腳底忽地竄上來一般，幸虧白巧機靈，知道這幾日外頭都在飄雨，提前備好了衣裳和鞋，又端了熱茶來給她驅寒。

蘇錦端起茶盞輕抿一口，才覺寒氣去了幾分。

白巧又撐了傘，同陶敏的丫鬟一道出了屋。

嫁來遠州三年，陶敏是蘇錦在遠州少有能說體己話的人，兩人也許久未見，白巧知道她們應當有不少話要說，於是藉機離開。

今日下著雨，院中近乎無人，偶爾往來禪房的也多是小沙彌。

禪苑清淨，陶敏輕聲道：「阿錦，我真有事尋妳。」

蘇錦抬眸笑笑，詢問般看她。

陶敏神祕道：「我母親的表兄在京中，聽說這次春闈早了幾日放榜，你們柳家可得了消息？」

蘇錦微微怔了怔，春闈放榜，那便是同柳致遠有關了。

陶敏見她怔住，繼續道：「妳家中真沒得到消息？」

蘇錦搖了搖頭，「怎麼了？」

陶敏雖納悶，還是湊上前道：「那不瞞妳了，我那表舅說在榜單上見著表兄的名字了，表兄高中了！」

柳致遠高中了？

蘇錦眼中波瀾不驚，耳旁仍是陶敏的感歎聲——

「母親本是想親自上門給姑父、姑母道喜的，但柳家沒來送消息，母親這邊也不好先上門，本想著今日姑母要來清和寺，正好問問，結果姑母也未來。按理說表兄若是高中了，應當先託人傳快信給家中告知一聲，京中的喜報慣來都晚。」

這事蘇錦也不清楚情況，遂笑了笑，「許是忘了？」似是也不在意。

陶敏微頓，怕先前的話觸到了蘇錦心思，趕緊補救，「應是我太心急了，好消息還在路上，未傳到遠州來罷了，說不定今日便有消息了。」

蘇錦笑了笑，未置可否。

陶敏打心眼兒裡替她高興，「蘇錦，表兄既高中了，光耀柳家門楣，妳面上亦有光。能在春闈高中的進士，朝中多少是有任命的，屆時表兄去到何處赴任，妳定是要同表兄一道去的，也就不必待在這遠州城了。」

早前柳致遠是藉靜心讀書的名義入京，與蘇錦常年分居兩處，眼下既是高中，便要走馬赴任，否則朝廷命官上任卻不帶夫人，怕是要被人詬病，柳致遠斷然沒有再將蘇錦晾在遠州，他單獨去赴任的道理。

在陶敏看來，蘇錦苦盡甘來了。

但聽了她的話，蘇錦指尖滯了滯。

陶敏眼中笑意更濃，「哎，還記得早前在寺中求的籤嗎？就是德圓大師解籤的那

次？」

蘇錦禮貌地笑了笑，她自然記得。

陶敏已先歎道：「當時德圓大師就說妳命裡大富大貴，眼下表兄果真高中，若是留京赴任成了京官，過些年扶搖直上，妳這不就是大富大貴了嗎？」

蘇錦淡淡垂眸，這樣的話自幼時起她便聽了無數次，大富大貴，貴不可言，潑天富貴……她都能倒背如流。

佛寺解籤，道士算命，還有外來的番僧也如此感歎過，聽得多了，家中便也有幾分信了，尤其是祖母。

福兮禍之所伏，禍兮福之所倚，祖母感歎最多的便是此句。

那時爹爹雖在軍中任職，官職卻不算顯赫，以蘇家的根基，女兒日後不當有此富貴，但祖母卻上了心，想著平城是小地方，眼界自然比不得京中，於是與娘親商議，請京中的鴻儒和管事嬭嬭來教養她與弟弟。

想起那位許如知嬭嬭，蘇錦眸間流露淡淡暖意，許嬭嬭年紀雖有些大了，眼花，卻心如明鏡。

早前許嬭嬭曾在盛極一時的人家做過管事嬭嬭，京中不少世家都想將她請到家中，許嬭嬭卻應了祖母的邀請來了平城。

許嬭嬭從未教過她女紅，亦不干涉她的興趣，教她的是讀書靜心，煮茶寧神，凡事剛則易折，過柔不立，也教會她水滿則溢，月盈則虧，她耳濡目染，將這些道理悉數記在心底。

後來許嬭嬭過世，彌留之際還牽著她的手，喚她尹玉。

她自是認不得尹玉，也未聽家中提起過這人。她想，許是許嬭嬭在彌留之際，想起了故人？

她記得她握著許嬭嬭的手，聽許嬭嬭朝她囑咐，日後如日中天時要留有餘地，低谷之際要耐得住心性蟄伏。這一生很長，許是父母、祖輩不能陪她走完一生，她當尋能執手一生之人。

她從未忘記過許嬭嬭的話，也知曉同她執手一生的人不是柳致遠。

蘇錦端起茶盞，輕輕抿了口，眸中有些許氤氳。

許嬭嬭過世後不久，柳老太爺便來蘇家求親。

她曾聽祖母私下同爹爹提起過，當年平城遭過洪災，讓原本八竿子打不到一處去的柳家和蘇家有了交集，那時祖父尚幼，和家人走散，與柳家走到了一處，柳老太爺的父親曾給祖父幾個麵餅充饑。

拾人恩惠，應當回報，所以祖父一直記得柳家。

祖父過世前曾讓爹爹去柳家探望，柳家也是如此同蘇家搭上了關係，不過都是祖輩上的事情，爹爹既去柳家探望過，便也算表過祖父的心意了，後來兩家的走動也不算多。

她只聽爹爹從遠州回來時同祖母提起，老太爺的大兒子名喚柳致遠，在遠州的年輕一輩中還算小有才氣。

忽有一日，柳老太爺來了平城登門求親，爹爹和祖母都免不了吃驚。

蘇家同柳家關係不算深，遠說不上能做子女親家的地步，兩家又隔得遠，實在沒什麼結親的緣由。

老太爺求了祖母和爹爹多時，最後還硬拿蘇家祖上曾承了柳家的人情說事，祖母和爹爹才不好意思直接將老太爺給拒絕了。

爹爹慣來待她親厚，不會因為趨炎附勢就將她的婚事當作政治籌碼，高攀旁人；亦不會迂腐到僅憑老太爺口中幾句話，便將她嫁到柳家。

可當時也不知什麼緣故，爹爹忽然應下了這門婚事。

後來她聽祖母說起，柳家祖上曾是遠州有名的書香門第，但眼下已大不如前，近年來朝中日益腐敗，科考場中若無關係難以入圍，柳家沒落多久了，哪裡還能在朝中攀得上什麼人情關係？

蘇家卻不同，在朝中算是有些隱晦人情，亦能用在柳致遠身上，蘇錦若是嫁去柳家，雖是高門低嫁，但柳家只要明事理，便會善待蘇錦。

而老太爺也確實在爹爹和祖母面前拍胸脯保證過，他與老太太定然會拿她當親閨女照看。

祖母那時想，佛寺解籤、道士算命、外來番僧都曾說過她命中帶富貴，或許指的是她日後的夫婿，若柳致遠有出頭之日，他們夫妻二人又是年少時便相互扶持的，那情分自然是旁人比不得的，她日後也能在柳家過得順遂。

父母之愛其子，必為之計深遠，嫁去柳家，是爹爹和祖母為她未來的盤算。

初到柳家時，她也曾懷了少女心思，從平城來遠州的一路上，對素未蒙面的柳致遠有過想像，卻沒想到新婚夜時，盼來的是柳致遠的厭惡和憎恨。

她連事情的由來都不知曉，亦無人解釋，花了許久時間才知曉柳致遠心中有道白月光，而她卻讓他辜負了那白月光，所以他對她的厭惡和憎恨有增無減，即便她將家中打理得再好，他都不願意多看她一眼。

蘇錦嫁至柳家的三年，逐漸想明白一事，她命中富貴與否，都應與柳家無關，所以柳致遠有無高中，她其實並不關心。

蘇錦放下茶盞，不知是否寺院的茶香更易讓人靜心的緣故，早前聽陶敏提起柳致遠高中時，她心中稍有的波瀾，此刻也很快在這茶香中淡去。

「去尋舅母和姨母吧，別讓她們擔心了。」蘇錦轉眸看向陶敏，一雙美目顧盼，如韶光明媚，精緻的五官又似鐫刻一般，於明艷動人裡帶了幾分親近與溫婉。連陶敏一個女子都不覺看呆了，她實在想不通，柳致遠為何會不喜歡蘇錦。

少頃，陶敏在心中更正，應是柳致遠瞎了眼，蘇錦哪裡不比周穆清好？

出禪房的時候，院中的雨尚未停歇。

白巧正同陶敏的婢女在院中說著話，見蘇錦與陶敏出了禪房，兩人各自撐了傘，快步迎了上來。

屋簷下，陶敏一面等候，一面朝蘇錦歎道：「稍後只怕要在寺中用晚膳了。」

惠氏慣來信佛，每回來寺中都會待上好些時候，清和寺又在城郊不遠處，在寺中用過齋飯再回府中也來得及。陶敏知曉婆母性子，這頓齋飯是躲不過了。

蘇錦笑了笑，「清和寺的齋飯遠近聞名，有不少人都是慕名前來的。」

陶敏皺了眉，她並非是嫌寺中的齋飯不好，只是菩薩的飯慣來要吃三碗才算心誠，可那盛飯的師傅回回見了她，都說她面相帶善緣，所以都給她盛上滿滿一碗。她也知曉那師傅是好意，可她一個羸弱女子，飯量能多到哪裡去？

無奈這寺廟佛堂的規矩，菩薩的飯若是盛了便要誠心吃完，她心中叫苦不迭，也不知這大師眼中的眾生平等去了何處……

蘇錦忍俊不禁，「那稍後讓人先去明和齋走一趟，給打齋飯的師傅提前說一聲便好，大師慈悲心腸，必定不會為難妳。」

陶敏眼中微訝，悄聲道：「還能如此？」

難怪她回回都見蘇錦都淡然端坐，不疾不徐，原是有法子的。

蘇錦笑笑，「放心吧，大師是慈悲為懷的。」

陶敏亦笑，「我是怕母親介懷。」

蘇錦給她支招，「那便讓白巧去說，舅母就想不到妳頭上了。」

陶敏遂也展顏，眉間的愁色轉眼便去了八九分。

恰好侍女們撐了傘過來，兩人一面親近說著話，一面從禪房往寺中另一方向走去。

見她二人離去，柏子潤才從梁後繞回了一側的禪房處，就在先前蘇錦待的禪房隔壁。

禪房中，兩個錦袍男子正在案前對坐。案上放了棋盤，黑白棋子各執一方，顯然已下了些時候。

柏子潤折回時，柏炎正好落子。

京中的世家貴族多豢養心腹侍衛，這些侍衛也大都隨主家姓，柏子潤既是柏炎身邊的心腹侍衛，亦是他在軍中的副將。

柏子潤拱手道：「侯爺，探過了，方才隔壁禪房確實只是兩個婦人，院中也只有兩個丫鬟婢女跟著，並未有旁的可疑之人。」

柏炎瞥了眼柏子潤，原本平淡的眸子稍微滯了滯，起身踱步至窗處，目光瞥向先前那道身影。

此番大軍凱旋，班師回朝，朝中准了他半年假，他離京來遠州處理私事，也正好借這清和寺做掩蔽，與安陽侯世子陸朝安私下見面。

當下時局不定，諸多勢力暗潮湧動，他與安陽侯府私下往來不宜讓外人知曉，安陽侯世子也是從百里之外的涇州趕來，這清和寺慣來香火鼎盛，正好做兩人見面的屏障。

今日有雨，寺中的人不多，後院禪房清淨處，先前柏炎剛與陸朝安照面，隔壁禪房便來了人，聽聲音應當是兩個婦人。

久在軍中，柏炎習慣了謹慎行事，陸朝安亦不是冒失之人，在未確定對方的身分之前，柏炎與陸朝安都噤聲，讓柏子潤出了禪房打探。

等待的期間，雨水隨著風不時敲擊窗櫺，院外也隱約傳來誦經聲和木魚聲，再者便是隔壁女子斷斷續續的說話聲，因為隱在誦經聲和木魚聲中，聽得並不真切。隔壁女子的說話聲絮絮叨叨，似是短時間內也沒有停的跡象。

陸朝安先耐不住性子，「這是遠州，你我二人可是有些小題大做了？」

陸朝安原本也是試探著說給柏炎聽的，柏炎卻伸手取了黑白子，輕聲道：「不急。」

陸朝安看了看他，嘴角微微勾了勾，遂也不再提。

許久過後，伴隨著女子的嬉笑聲，隔壁禪房的門終於嘎吱一聲打開，快坐不住的陸朝安如釋重負，目光瞥向對面，卻見柏炎眸間並無波瀾，仍在落子，好似全然不聞一般。

陸朝安歎了歎，難怪父親說，柏炎是沐老一手教出來的學生，心性也如沐老，讓人猜不透。

只是，據聞他這脾氣暴躁起來的時候，這京中也沒有幾人能攔得住。

如今柏子澗折回，說探明了先前確實是兩個普通婦人，陸朝安忍不住輕哂——

「看來你我二人還真是小心過了頭，這裡是遠州城，又不是京中……」

柏炎右手稍作遲疑，還是推開先前那道一直被雨滴砸得劈啪作響的窗戶，下一刻，目光便聚焦在院中那道身影上，一直目送那道身影消失在禪房後院的長廊盡頭。

柏子澗稍許詫異，他跟隨侯爺多年，少見侯爺如此。

他又仔細在記憶中搜尋一番，確信在別處並未見過剛才那兩個婦人。

陸朝安也上前，見柏炎目光停留在方才那兩道身影上，想起方才柏炎曾借著牆上的漏光處打探過隔壁，遂笑道：「哦，原來你方才是在看美人。」

柏炎出聲打斷，「說正事。」

陸朝安語塞。

柏子澗知曉哪些事當聽，哪些事不當聽，此番安陽侯世子來遠州城見侯爺，為的是機密之事，於是他退出禪房。

陸朝安問道：「父親問，此事沐老可知曉？」

朝中被稱為沐老的只有一人——前任宰相沐敬亭。

沐老是三朝老臣，在朝中素有威德，只是早些年告老還鄉，頤養天年了。

柏炎是沐老的學生，近年來宮中多詭異，尤其是太子監國後，沐老多番叮囑他多加小心謹慎。

方才的場合，若是換作旁人，許是並不會放在心中，但柏炎有分寸。

他確實是謹守著沐老告誡的，越是不明朗的時候，便越要忍，小不忍則亂大謀，如今朝中並非他柏炎一人按捺不住，他有的是耐性，隔山觀虎鬥。

第三章 貴客登門

柏炎同陸朝安密談了近一個時辰才起身。

陸朝安還需儘快趕回涇州，「你且等我消息。」

柏炎頷首。

天還下著小雨，陸朝安剛撐傘走出，在雨中又轉身，半攏了眉頭，滿是興致地看他，「你是真謹慎到此種程度，特意約我來遠州這樣偏遠的地方掩人耳目，還是一時興起？」

他若是不問，心中不爽利。

滔州到遠州城一百餘里，他要在路上折騰幾日不停歇才能趕上這一趟，且京中同遠州、滔州本是三個方向，若不是柏炎要來遠州，他豈需這般大費周折？

柏炎想也不想，「你多慮了，我來尋人。」

陸朝安好似聽了個天大的笑話一般，忍不住嗤笑一聲道：「我心急火燎跑了百餘里，馬都跑死了一匹，你卻是來遠州尋人，敢情我一個……」

他本想說自己堂堂安陽侯世子，想起眼下身分不宜張揚，便又噤聲，只伸手指了指柏炎，沒好氣道：「你給我記著！」

柏子澗怔了怔，這話似是京中少有人會對侯爺說。

畢竟，他家侯爺是真記仇，京中沒人會想著讓侯爺惦記他。

果真，陸朝安腳下滯了滯，似是忽然反應過來什麼，又轉身，嘴角抽了抽，朝他道：「得了，你還是別記著好。」

柏炎嘴角難得勾了勾，待得陸朝安走遠才斂了笑意。

他沒騙陸朝安，他確實是來遠州尋人的。

他來尋蘇錦……

念到這個名字，柏炎眸間微微一滯，黯沉了幾許。

四哥過世得早，他答應了四哥要照顧蘇錦，也是許久沒有見過蘇錦了。

柏炎垂眸，聽聞她嫁得好，他班師回朝，千里迢迢來遠州看她，途中便聽說了柳致遠高中，是陛下欽點的探花郎。

他斂了目光，朝柏子澗道：「走吧，去柳家。」

出了清和寺，柏子澗去尋馬車夫，「勞煩，還需去一趟城西柳家。」

原本合眸打著盹兒的馬車夫忽地醒了，趕緊摘下斗笠，連連點頭應聲，又麻溜地跳下馬車迎候，不敢怠慢了。

今日這客人瞅著面生，卻是個不好糊弄的主。

做馬車夫這行當久了，看得最多的便是這形形色色的路人，靠的也是一副眼力。

馬車夫對柏炎印象深刻，他身材頗長挺拔，目光深邃，皮膚呈現小麥色，但細看之下，五官透著幾分清逸俊朗、英氣與剛毅，讓人過目不忘。

柏子澗的腰間佩刀，右手習慣性按在刀柄上，目光雖和善，卻下意識警覺四顧。這都應是軍中之人，而且還是貴人。馬車夫不動聲色間拿捏了幾分。

清和寺去城西柳家不算遠，柏子澗狀似隨意的和馬車夫打聽柳家之事，馬車夫是遠州當地人，應當知曉當地的人情世故。

在遠州，柳家算大家，馬車夫不敢大意，從柳家祖上說到柳家近況，說的也多是柳家的平常之事，並無特別之處。馬車夫心裡如明鏡，貴人要去柳家拜訪，有些事當說，有些事他即便知曉，不當由自己這個馬車夫來說。

末了，馬車夫只大概提了提柳致遠，說起他是遠州有名的才子，早兩年拜堂成親娶了夫人，但似是成親不久就去了京中，夫人卻留在遠州，一年到頭也回來不了幾日。

聽到此處，柏子澗目光微微滯了滯。

新婚燕好，柳致遠入京，蘇錦卻留在平城？許是這段婚事並沒有想像中那般

好……

柏子澗看向一側的柏炎，不敢再尋馬車夫多問話。

馬車上，柏炎一直沒有出聲，目光淡淡掃過窗外，也只有親近如柏子澗，才明顯感覺到他的臉色黑了幾分。

柏子澗也看向窗外，離黃昏尚還有些時候，他們原本想去柳家見過蘇錦便走的，但眼下許是要留宿遠州城了。

他莫名地想，以侯爺的性子，會不會雷霆大怒。

柏炎的目光凝在窗外，似是透過這層煙雨濛濛，想起許久之前的往事——

「小阿錦，今晚月色很亮哪……」

「你就不能好好說話嗎？」

「明月照人來——」

抽離思緒，柏炎目光滯了滯，緩緩放下簾櫳。

雨後的黃昏，沉悶到令人窒息。

城西柳府。

老太太正舒服地躺在長寧苑的外間作著美夢。

美夢裡其實也無他，就是和宋老太太等幾個常年的牌搭子在牌局上，她摸了一手絕世好牌，一路順風順水，最後一張牌摸在手中，若是摸成了對兒，胡了便是大四喜啊！

宋老太太幾人神色極度緊張，坐立不安。

許是在夢裡的緣故，這幾人的面容都緊張得扭曲，唯獨眼珠子一動不動地盯向她手中的那張牌，似是連大氣都不敢出。

老太太也不著急摸牌了，而是指腹反覆搓了搓，少頃，竟搓出了這牌的紋路來。老天爺，真的是這張大四喜的牌！

老太太只覺血氣上湧，喜從中來，「我胡……」

只是這「胡」字尚未吐完，她就被一側的丫鬟搖醒。

老太太本沉浸在夢中，忽然睜眼，不由有些怔忡，一時還未從濃烈的歡喜中抽離出來，目光有些呆滯。

喚她的丫鬟有些嚇住，又小心翼翼喚了聲，「老太太？」

老太太緩緩轉眸看向她，木訥道：「我的大四喜呢？」

丫鬟臉色有些僵。

在老太太身邊伺候的人都知道，她癡迷牌九得很，這是白日作夢夢到了大四喜，正歡喜著呢，忽然間被打斷了，怕是免不了要惱火的。

丫鬟咬唇，「老太太，您……方才……是在作夢呢。」

老太太尚沉浸在先前的喜慶中，忽然被告知在作夢，如一盆冷水澆下來。

誠如丫鬟意料，她捶胸頓足道：「既知我這老婆子在作美夢，那讓我作便是了！

為何就是見不得我好，非要喚我起來做什麼？我的大四喜啊，我也就在夢中能看

看，這些沒眼力的，終日見不得我好，巴不得我一作夢就醒。」

老太太的捶胸頓足就差演變為泣血。

丫鬟慣來是知曉老太太的，當下連忙跪下來，「老太太恕罪，奴婢哪敢，是……是府中來了客人……」

老太太的「泣血」停了下來，問：「哪兒來的客人？」

丫鬟應道：「是京中來的，瞧著模樣，應當是貴客。」

聽聞是京中來的貴客，老太太趕緊正襟危坐，一面拿了手帕擦眼角擠出來的幾滴眼淚，一面碎碎念道：「怎麼來了貴客不早說！輕重緩急知不知道？」

丫鬟心中委屈，若不是怕怠慢貴客，被老太爺和老太太責罰，誰願意冒險去擾老太太清夢？只是這委屈有口說不出，只能嚥回肚裡去。

府中老太爺是慣來不怎麼管事的，老太太更不必說。

若是夫人在尚好，只是今日夫人替老太太去了清和寺，否則她也不會硬著頭皮來打擾老太太。

老太太已起身，「來人遞帖子了嗎？」

登門造訪，大都要遞帖子表明身分，但丫鬟搖頭。

老太太眉頭微攏，「還是京中來的，怎的這麼不懂禮數，連帖子都不遞。」

柳家是書香門第，慣來有講究，府中招待貴客都在偏廳。

如今柳家雖沒落了，這些規矩老太爺還是固守的，家中的下人也都知曉，故而聽是京中來的貴客，下人們在知會老太太之前就將人往偏廳引了。

偏廳也有講究，內堂有主座和次座，是正式會客用的，譬如家中來了親眷之類就在主座和次座這裡接待。

另外，偏廳一側還有一扇六扇屏風，屏風之後還有處突出的小廳，與院中的花園相連，這等雅致之處才是真正用來招呼貴客用的。

遠州城中旁的人家未必有，但柳家有。

當下，小廝恭敬地將柏炎迎到這六扇屏風後的小廳中落坐，又有丫鬟來伺候茶水。

柏炎禮貌地道了聲多謝。

小廝和丫鬟心中都歎道：這是多知禮數的世家公子。

柏子澗環顧四周，侯爺在，他需確認此處安全。

這座小廳景致絕佳，更頗有意境，這些書香門第，尤其是有百年歷史的人家，家中任何一處景致要麼引經據典，源於某處典籍，要不出自特定的場合，營造寧靜致遠的意境。

院中的一草一木，乃至屋中的陳設佈置都有講究，這些書香門第的底蘊，普通人家根本仿不出韻味，這座宅子應是柳家祖上留下來的，至少有百年之久了，是座寶地。

確認無恙，柏子澗踱步回柏炎身後，朝他拱了拱手，意思是安全。

奉茶的丫鬟沒有多留意，小廝怕他們是來尋老太爺的，便特意告知了一聲老太爺眼下不在府中，已去請老太太來了。

柏炎卻淡淡道：「請問，夫人可在府中？」

他來遠州城，要見的人是蘇錦。

那小廝見他問起蘇錦，眉頭微微攏了攏，如實應道：「兩位是來尋夫人的？那便有些不趕巧了，我們家夫人今日隨舅老太太和姨老太太去清和寺了，即便趕回來，應當也是入夜的事了。」

柏炎和柏子澗抬眸對視一眼，他們方才就是從清和寺趕來，竟有如此巧合的事。莫名的，柏炎想起今日看到的那道身影。

她俯身脫鞋襪，身姿優雅而綽約，旁人在一旁說著話，她卻嫵靜莞爾，在禪房中的流光掠影中，她的側顏嫵媚與溫婉，明艷動人……

所以他不由多看了一眼。

當時，陸朝安尚煩躁不安，他怕聲音傳到隔壁，便將透光處塞住，心中反覆想的卻都是先前禪房中的畫面。

後來聽聲音，應當是人離去了，他也不禁起身跟去禪房窗邊打量。

在長廊轉角處，他見到那半道背影，身後的丫鬟替她撐著傘，她轉身的時候，正好唇畔微挑，似是藏了一絲清淡的綺麗。

他還想多看兩眼，人卻轉眼消失在走廊盡頭。

她盤了髮髻，是已經嫁人了。

他亦想起嫁人的蘇錦，當時，眸間便微微黯沉。

眼下，柏炎沒有再出聲，不知為何自己竟會想起寺中的那一幕。

小廝見他們倆沒有旁的吩咐，便退了出去。

柏炎端起茶盞，輕抿一口。

少頃，偏廳之外有腳步聲傳來，應是來人了。

柏炎放下茶盞，目光迎上屏風之後的身影。

老太太正由丫鬟扶著，步入了偏廳中，往屏風後的小廳處來。

臨到屏風處停下，小廝悄聲通氣，說客人在問夫人。

老太太腳下踟躕，這是來尋蘇錦的？不是京中來的人嗎？

老太太一時有些怔忡，但很快又反應過來，既是來尋蘇錦的，便該是蘇家的親戚，她這個做婆母的理應去招呼一聲。

她深吸一口氣，既是蘇家的親戚，自己當然要拿出些婆母的氣度來。

「老太太、老太太，大喜事！天大的喜事啊！」

偏廳外，又一個小廝疾跑過來，老太太不耐煩地瞪了瞪眼。

這一日裡，她經歷了夢到大四喜這樣的大喜，又從大四喜到突然夢醒的大悲，這才剛準備去見蘇家的親戚，又喚著「天大的喜事」來了！

老太太心中都煩了，忍不住啐了一口，不滿地叨念道：「有什麼天大的喜事？慌慌張張的做什麼！」

小廝趕緊作揖，「是天大的喜事！老太太，大爺高中了，報喜官親自來府中報喜了！」

「高中……報……報喜官……」老太太似是舌頭都捋不直了。

一側的丫鬟和小廝紛紛朝老太太躬身道喜。

老太太似是才反應過來，笑得連嘴角都攏不上了，一面欣然接受一眾家僕的祝賀，一面雙手合十歎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祖上積德！也不枉我這老婆子在佛祖面前求一場——」

老太太念及此處，忽然想起今日竟糊塗地偷懶沒去清和寺，趕緊噤了聲，生怕佛祖怪罪，下意識地捂了捂嘴角，卻又藏不住心中喜悅，朝小廝問道：「報喜官大人呢？」

小廝先前也激動得忘了說，這才趕緊應道：「小的光顧著來給老太太道喜了，六子正領著報喜官往偏廳這處來了。」

都已經往偏廳這邊來了？慌亂中，老太太想起，似是早前聽老太爺說起過報喜官一事，若是能勞動報喜官親自前來，那起碼是進士前三。

這可是天大的殊榮！

老太太趕緊問：「可看清楚？真是報喜官？」

小廝笑道：「人家大人都自己說了，哪能弄錯？老太太，就是報喜官！」

老太太這才讓人趕緊去尋老太爺回來，兒子高中，這等時候，老太爺不在怎麼好？這盼星星，盼月亮的盼了一輩子，真盼得兒子高中了，還不早些回來！

小廝連忙照做。

老太太又尋一側的丫鬟交代了一聲，「打賞的銀子備些。」

一側的丫鬟應好。

老太太還不放心，又囑咐道：「多備些，不能損了我們致遠的顏面，日後還要同在京中，傳出去也不好聽。」

這些都囑咐過了，她才挺了挺身子，又清了清嗓子，在偏廳中等著報喜官前來。也恰巧，丫鬟剛把打賞的銀子備好，偏廳外就有腳步聲傳來。

老太太又清了清嗓子，趕緊挺直腰板，遂又頷首、收腹，臉上微微斂了笑意。

老太爺都念叨自己要高中念叨了幾十年，她耳朵亦聽出了繭，諸如等日後報喜官來家中報喜，要準備好沉甸甸的賞錢，免得日後傳到京中因賞錢太少，兒子被同僚笑話等等。

不僅如此，她亦要端莊矜持，若是老太爺高中，她便是官家夫人，要有官家夫人的矜持，不可像平日在家中這般散漫。

這些陳年舊語早前讓老太太不耐煩得很，眼下卻忽地通通湧入了她的腦海之中，有了用武之地。

「老太太，給您賀喜了！」報喜官人未至，聲音先至。

老太太險些沒站穩，連忙牢牢扶住身邊的丫鬟，叮囑道：「扶穩了，可千萬別讓人看出我怯場了，老爺子未回來，這家中可就得我來撐著不是。」

丫鬟趕緊應聲。

老太太嚥了口口水，人都有些哆嗦了。

第四章 報喜官來了

報喜官的聲音讓老太太狂喜了好一陣子，這人才步入偏廳當中。

「老太太，不，老夫人！給您賀喜了！」報喜官一面報喜，一面作揖，這聲音，動作，表情，儼然討喜的樣子。

老太太登時笑得合不攏嘴。

報喜官開口就道：「柳大人春闈高中，殿試時又得了陛下青睞，可是欽點的探花郎哪！」

探花？這可是殿試第三啊！這狀元、榜眼、探花，均是陛下欽點，連官職都會得陛下親自授意，這是潑天的殊榮與福分呀！

能得陛下在殿上親授的官職，又哪裡會小？

一時間，老太太猶如踩在雲端裡一般，整個人有些飄飄然起來。

過往旁人都是喚她一聲老太太，眼下兒子高中封官，她可就是誥命夫人，旁人都要稱呼一聲柳老夫人的！

「快……快賞、快賞！」老太太整個人都已被拋入雲端，眼下只想在雲端深處多漫步些時候，千萬不要落下，囑咐身側的丫鬟趕緊給賞錢。

報喜官都是見慣世面的，早前就聽說如今的遠州柳家已經沒落，不比往昔，因此這沉甸甸一包銀子入手，他自是驚喜的，這柳家也算知曉行情，打賞的銀子委實給得不少。

報喜官心中歡喜，趕著說了不少好聽的話，權當為這賞銀賣力吆喝幾聲。

偏廳這頭正說著話，偏廳外的腳步聲也傳來，老太太轉眸，見是老太爺回來了。老太爺盼了多少年，雖未盼到自己高中，卻終於盼到了兒子高中。

蒼天有眼，柳家終是在他這裡光耀門楣了！

論城府，論氣度，老太爺自是都要優於老太太的，報喜官又朝老太爺恭賀了一番。

老太爺一面捋著鬚鬚，一面收斂笑意，朝老太太問道，「可給過報喜官賞錢？」

報喜官笑容滿面應道：「給過了，給過了，多謝老太爺和老夫人慷慨。」

老太爺和老太太都是一家人，自然不會給兩遍錢，這些規矩，報喜官心中都是知曉的，也不會惦記著能多得些銀子。

他是來報喜的，柳家上下都以禮相待，這報喜官的差事途中雖辛苦，卻是正經的朝廷差事，到了各家府邸更是被人捧著、供著，銀子也賺得多，其實是份美差，故而能做這差事的大多家裡在朝中有些關係。

報喜官心中想著，這報喜也差不多了，卻是未曾見到柳大人的夫人，照理說應當是一併見見的，畢竟報喜官除了報喜，還要回去通告高中之人家中的情況，這些都是錦上添花的事，有則好，沒有也不是他當合計的，他已做好分內的差事，當下就等著柳家人安排個住處給他歇息一日，就返程回京了。

果真，老太爺是懂其中關竅的，「從京中來遠州路途遙遠，大人舟車勞頓，若不嫌棄，便在府中歇一日吧，明日打點好了，再行返程。」

報喜官依言接受。

這頭，老太爺剛喚了小廝引路，報喜官才走出兩步，老太爺又忽然喚道：「大人且留步。」

報喜官應聲回頭，「老太爺，您說。」

老太爺滿面春風還未散去，臉上有些好奇，朝他打聽道：「敢問大人一聲，致遠既在殿試上被陛下欽點為探花郎，朝中可已安排他的官職？我與他母親都不在京中，也不知曉具體情況。」

老太爺話音剛落，報喜官倒是詫異了，「老太爺，您不知曉……」

報喜官也是朝廷命官，是朝中專門安排來為前三十三名進士家中送正式喜報的，換言之，他是等走完了正常手續才拿到喜報前來遠州城送信的。

中探花這麼大的事，殿試上自然是親授了官職的，換作以往的人家，早就修書一封，將來龍去脈同家中說得清清楚楚，家人們歡天喜地，等報喜官來家中，就是添個好彩頭罷了。

可柳老太爺這頭，竟是詢問他柳大人的官職、將在何處赴任，莫非柳大人沒有事前告訴家中？報喜官心頭隱約覺得不對。

果真，老太爺懵懵地搖頭。

報喜官便知這探花郎是真的未提前告知家中一聲消息，這真是奇了。

報喜官於是躬身行了個抱拳禮，朝老太爺道：「恭喜老太爺，柳大人得了陛下欽點，授翰林院編修之職，近日內需親自回家中報喜，且等見過父母，便可攜家眷啟程赴京中任職了。」

翰林院編修是什麼職位？老太太好似一腳從雲端踩空，一朝落地。

這都中了一甲進士，不得安排個什麼知府、侍郎或是員外郎的職位嗎？

老太太對官職知曉得不多，這僅有的知府、知縣、侍郎、員外郎還都是平日四處聽來的，殿試春闈三年一屆，探花郎可不是鳳毛麟角嗎？怎麼安排個什麼翰林院編修就完了？

見老太太一臉苦相，報喜官也有些懵。

看模樣，老太太似是全然不知翰林院編修是做什麼的，這柳家上下，怎麼有些奇奇怪怪的……

報喜官這頭尷尬，老太爺那頭卻是喜出望外。他方才沒有第一時間反應過來，當下見妻子同報喜官大眼瞪著小眼，似是還有要質疑之勢，便趕緊制止，朝報喜官作揖道：「多謝陛下恩典，竟是翰林院編修之職！」

報喜官的臉色這才正常些，他險些就以為柳家真是拎不清輕重之人。

翰林院編修是正七品之職，負責修書撰史，起草詔書和伴讀、侍讀之事，雖是文書之職，卻能熟練掌握朝中政局動向和事務，是陛下特意留在京中，待日後再看如何安排，這是好得很的官職啊！

這都拎不清就有些掉價了，好在老太爺心中清明，報喜官也只當老太太是糊塗罷了。

「那便恭喜老太爺和老夫人了！」報喜官眼力何等的通透銳利，當下便看明白這老太太怕是有一肚子的話想要問老太爺，自己也不在此處多妨礙，這便隨先前那個領路的小廝去落腳歇息之處了。

報喜官前腳剛走，老太太果真問起，「怎麼，這翰林院編修是個什麼職位？我兒都高中探花了，怎麼就不是個什麼知府、知縣、侍郎員、外郎之類的官職？」

老太太是真不知道，她就知道這探花郎是不好中的，她兒子卻中了！

老太爺瞥她一眼，正愁找不到機會訓她一頓，當下便來了氣勢，「妳好生糊塗，先前還險些讓人瞧了端倪去，若是再在報喜官大人面前說些什麼不敬的話來，致遠的前程怕是都要受累！」

老太太嚇唬住，怎麼兒子前程就要受累了？

她果真老實了許多，「這翰林院編修……是大官？」

這些年，老太爺沒少受過老太太的氣，難得有的放矢，心中別提多舒坦。

他嗤笑一聲，「妳以為那些知府、侍郎、員外郎這麼好做？官場浸淫幾十年都坐不到這些位置的人大有人在。翰林院編修雖不是品級多高的官職，卻是能在御前行走的文書之職，既能儘快熟悉朝中之事，又與旁的官員混個臉熟，還能在御前露臉，這是打著燈籠找不到的好事。我們柳家在朝中能有什麼根基？致遠能得這差事，是得了陛下喜歡與信任才能留用此職，妳這婦人！」

到最後，連「妳這婦人」都用上了，老太爺心中的優越感一表無遺。

可唯獨這回，老太太對他的鄙夷未曾生氣，反倒覺得平日裡酸腐的丈夫竟是有這麼大學識和見聞的，當下又追問道：「那就是說，我們家致遠得了一份天大的好差事？」

老太爺重重點頭，「眼下，已是致遠最好的出路。」

見他肯定，老太太臉上緊張的神色隱去，全然換回先前的欣喜，「致遠這是出息了，菩薩保佑，菩薩保佑，我這老婆子日後在遠州城都能抬起頭來了，那惠氏、王氏，還有隔壁那宋老太太，城南的張老太太，只怕聽了我們致遠高中的消息，都得將心中的酸意往肚裡吞了。」

老太太真情流露，已全然將小廳中有貴客之事拋在了腦後。

而老太爺更不知曉有客人在，遂又問起：「兒媳呢？這麼大的事，怎麼不見她？」

「阿錦？」老太太這才想起蘇錦來，心中暗道一句不好，只怕老太爺要苛責自己，可當下也瞞不過，只得支支吾吾地交代，「今日不是約了我娘家親眷一道去清和寺嗎？我見這下雨天的，膝蓋痛風，哎喲……」她一面說著，一面就半彎著身子去摸膝蓋，「這老毛病啊，疼得都站起身來了，可旁人都去了，我們柳家失約不好，阿錦見我為難，便主動說起要替我去清和寺了。」

老太太言罷，朝身側的丫鬟使了眼色。

丫鬟一唱一和，「老太太您慢些。」說到一半，她忽然想起方才報喜官說的，這檔子該改口喚作老夫人了，便道：「老夫人您先坐下慢慢說，這痛風的毛病要是又犯了，實在遭罪……」

老太太亦在一側，時而捂頭，時而撫膝蓋，還不時抬眸瞥向老太爺，此地無銀三百兩。

老太爺自然知曉她又在演戲，合著都這個時候了，還這麼拎不清。

他恨鐵不成鋼地道：「妳啊妳，分不清時候，明知這幾日放榜的消息就會來，我怎麼囑咐妳的，妳還讓兒媳去清和寺，這報喜官不見兒媳在，回了京中會如何說我們柳家，如何說致遠，妳怎麼都不多想想！」

老太爺這麼一說，老太太倒是不裝了，她怎麼忘了這麼一齣，若是傳出去，那致遠同阿錦……她這會兒有些緊張了。

「讓人去喚兒媳了沒有？」老太爺也不多說了，只是問。

老太太懵懵地搖頭，方才光顧著歡喜和招呼報喜官去了，全然忘了蘇錦還在清和寺中。

「那還不快讓人去將夫人請回來！」

老太爺都發話了，老太太身邊的丫鬟趕緊去找人。

「哟！」老太太忽地想起，還有客人在屏風後的小廳那頭呢，先前被報喜官一打岔都給忘了。

見她「嗖」一聲起身，老太爺嚇了一跳。

老太太上前，悄聲道：「方才報喜官一來給打岔了，我險些忘了，阿錦的親戚自京中來了，正在小廳那頭候著哪。」

蘇家的親戚？老太爺微怔，當即臉色難看地看向老太太，悄聲嚴厲道：「妳怎不早說？妳……」

先前他二人在偏廳中的那番話，能這般說給外人聽嘛！

老太太臉色也難看了幾分，她這……這不也是一時喜極就給忘了嗎。

「哼！」老太爺都不知說什麼才好，當下狠狠甩了甩衣袖，往小廳處去。

小廳就在偏廳一隅，橫豎先前的話是被人全然聽了去，方才那些話很不中聽，老太爺心中是惱死了老太太，可當下小廳中還有客人在，又是蘇錦的親戚，老太爺更不好在偏廳中發作。

老太太快步跟上去，此刻不用丫鬟扶，走路也不見慢了。

她生怕丈夫發起火來，會當著外人的面，尤其是阿錦家親戚的面重重訓斥她一頓，那她日後在這府中、在阿錦面前才是做不了人了。

柏子澗重重吸了口氣，又重重歎了口氣——這趟柳家之行，他也算開了眼界，對這柳家實在不敢恭維。

柏炎手中握著杯子，既不吭聲，也不飲茶，聽見方才那一番談話後，他有些想掀了桌子。

老太爺和老太太終於露面。

「對不住，對不住，家中有報喜官來，招呼不周。」老太爺滿臉笑意加歉意，一席話很自然的將事情拋給了報喜官，倒將老太太給摘了出去。

柳致遠高中，招呼報喜官自然是更重要的事，他們既是蘇錦的親戚，便也是柳家的姻親，應當是理解的，這話也是變著法子說他們來的不是時候。

伸手不打笑臉人，老太爺深諳其道理，笑臉相迎著。

柏炎嘴角亦勾了勾，他不笑倒還好些，一面皮笑肉不笑，一面指尖還叩著桌沿，彷彿憤怒的前兆，莫名讓人嚇得慌。

老太太心中泛起了嘀咕，這阿錦家的親戚瞧著也是小輩模樣，便是她先前將他忘了、怠慢了，可眼下老太爺都笑臉賠不是了，他不趕緊起身相迎，客氣地問好，還在等什麼！

而且，方才他們不明顯是招呼報喜官去了嗎？報喜官自然是要先招呼的，這人都聽到她家致遠高中，不主動出來道賀便算了，怎麼還擺起了架子。

老太太心中的不悅湧起，臉上的笑意明顯收斂。

老夫老妻幾十年，老太爺知曉她這是要惹事，趕緊拱手朝眼前的人行禮，「是我等怠慢了，實在對不住。」他一揮袖，正好將老太太給攔下來。

老太太看向他，怎麼還給晚輩行起禮數來了？這不是荒唐嗎？

老太爺可不荒唐，在他看來，既是蘇家的親戚，還自京中來，定然知曉報喜官來家中是何等事情，可這人卻神色平淡，即便聽聞致遠高中探花都不動聲色，見了他與老婆子前來也未第一時間起身相迎，一是說明原本就居高位，習慣了旁人躬身奉承，二是先前全程聽了他與老婆子的一番話，覺得蘇錦在家中受了怠慢，心中不悅，所以本就不準備起身行禮。

再者，他見眼前這人一側的跟班腰間佩刀，一隻手一直按在佩刀上，這應是軍中之人的習慣。

不得不說同老太太相比，老太爺更會察言觀色。

京中來人，衣著顯赫，又有軍中之人做侍衛，方才聽了致遠高中探花也無動於衷——老太爺心中抖了抖，忽地想起蘇家早前在朝中有些人脈。

自從蘇錦的父親過世，他以為這關係便斷了，可眼下……想起蘇錦嫁到柳家三年過的是什麼日子，他臉色煞白了起來，背後冒了冷汗。

就在老太太朝他投來古怪的眼神時，偏廳中小廝興匆匆的腳步聲傳來，也顧不得他們在小廳中見客，拱手興奮道——

「老太爺、老太太，大人回府了！」

大人？哪個大人？老太太愣了愣，很快反應過來，可不正是他的兒子柳致遠嗎？致遠回府了！她眼中的喜色關不住，老太爺卻連掌心都冒起冷汗。